

文小
庫型
五里霧中
宋春舫作



庫文型小

五里霧中

宋春舫作

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

庫文型小

中霧里五

分五角二價實冊每

舫春宋者作著

社版出學文者版出

店書活生售經總

印翻准不有所權版

月三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「五里霧中」之經過

「一幅喜神」是在民國廿一年正月出版的，恰好在九一八——一二八之間，從我個人方面，這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。那時我在青島，費了一星期之久，才把劇本寫完。往常聽人說「Noel Coward」的寫劇，無論歌劇獨幕劇或三五幕劇，祇須四五天便可繳卷。」如此說來，直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不但如此，我寫劇雖然祇費了一星期，然而從擇題佈局起，直到種種問題，如佈景道白等等解決為止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年頭。我還記得在北大講堂上，一有功夫，便和學生討論這劇本應該如何寫法。在朋友家中高興起來，

便請教朋友，可惜中國對於寫劇有相當研究的人，實在不多，即使有幾位，他們怕得罪人，所以總是唯唯諾諾的不置可否，直等到我的劇本出版以後，十日談中纔批評我爲「太貴族化」，第二卷第七八號合刊的劇學月刊劍嘯君中國的話劇論文中，說「一幅喜神」在將來中國戲曲史上，或有相當的位置……其餘的批評，也許經不起一二八以後的砲火，早都變成灰燼了。

「一幅喜神」在我的腦筋裏，（連那寫劇的一星期當然也算在內）足足的盤旋了有七八年之久，八年中共寫了四十六頁，每年祇寫六頁，如果論量而不論質，那寫劇真太不值得了。

可是無論如何，「一幅喜神」出版以後，我却如釋重負，恍惚數年險症，居然藥到病除。但是不消幾個月，我又在美國紐約的生活雜誌（Life）上看

見了一段新聞，覺得這件故事，裏面很富於劇情的，於是到處便和人討論，第一個贊成我的，便是邵洵美君，他立刻傳揚開去，說我不久又有新劇出來問世了。我呢，將以前寫劇的時候一切苦痛，不但忘記得乾乾淨淨，而且高興異常，和當初沒有寫「一幅喜神」的時候一般。以劇情而論，有了這些資料，當然可以寫一本三幕劇而有餘，但如果是三幕劇，第三幕的地點，一定是法庭。吾雖然在上海青島等處，曾經執行過律師職務，但向來不大出庭，庭上的笑話，也不大注意，當時雖去買了幾冊 *Laughters in the Court* 一類的書籍，看了幾遍，覺得無濟於事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便停頓起來。

三幕劇既不容易成功，那末獨幕劇如何呢？

但當時便有人起來反對，說「有了這許多材料，廢而不用，豈不可惜」

在這三幕劇及獨幕劇問題未解決以先，又有人提出了一個極困難的問題，說：「按劇情而論，既然有了萬國殯儀館，我們方面，必須有一所中國殯儀館，否則棺材鋪也行。」這一下，可把我悶倒了。第一，中國棺材店不用說別的，我一看見就生氣。第二，我家裏的人以及親友之中，向沒有人和棺材店老闆有來往的。第三，這一類的劇本，一定是不大吉利，一不討好，便變成了武松殺嫂，莊子劈棺殺氣騰騰那一類東西，多麼殺風景？好不容易一直等到二十二年的冬季，我的一位至好朋友家中有了白事，趕忙托他去敷衍那棺材店裏的老闆，預備將來寫到棺材問題的時候，可以領教。可是後來等不到多少日子，中國殯儀館也開幕了，開幕的前幾天，還登了一段極雅麗的啟事，一班遺老遺少，看了得意非常，不在話下。

惟有第三幕的地點，却依舊毫無着落。關於法庭的笑話，倒積了一寸多厚，然而越看越不敢動筆，直等到今年夏天，我讀了 *Palmer's* 氏討論現代戲劇的那一本書，其中有一段，說 *Gerard* 氏曾經寫過一劇，劇中的主人翁，自始至終，未嘗與觀眾相見。」我心中一動，便也如法泡製起來，結果不到三天，五里霧中居然脫稿，以時間論，似乎也可與 *Noel Coward* 並駕齊驅，不但此也，無意之中，一本長兩萬言的三幕劇，居然能恪守「三一律」，這是我當初下筆的時候，做夢也想不到的呀。

廿四年 九月廿七日 青島

五里霧中

(三幕劇)

時間 當代

地點 上海

第一幕

時間 上午八時半

佈景 臥室

登場人物

汪春龍

老僕(秀連)

James Wright 及其翻譯

汽車夫(約十四五人)

蔣桂珍

寶生（黃器店主人）

棺材店老闆

出店老司務——Marcel 的 Cafe

Federal 的 Scotch Bakery

和尚 道士 軍樂隊隊長

中國殯儀館經理

醫生甲 醫生乙 女看護

汪先生一望而知爲有產階級的人，確有「高等華人」的資格。臥室的佈置，夠得上「富麗堂皇」的四個字。起初，台上是黑漆漆的，因爲汪先生還沒有睡醒咧。臥室的窗簾尚未扯在一旁。一回兒，我們纔聽見汪先生不住的在床上翻身，乾咳了幾聲以後，撲托又吐了

一口痰，然後汪先生在床裏吟詩道：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吾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

遠遠地又聽見了許多聲音，如汽車的喇叭，如軍樂隊，如和尚道士等自遠而近，到了汪先生的宅前，却都戛然而止了。又聽見汪先生說：

「奇怪，時間難道是真不早了，何以馬路上今日忽然人喊馬嘶如此的鬧熱……」

（看表）「呵，糟，不好了，已快八點了。」（按鈴）

那老僕便進來，把房內各窗依次開了。一剎那間，強烈的日光便射進屋裏來了。

老僕 (走近床前) 老爺，早餐已預備好了，在床前桌子上吃呢，還是在食

堂裏？

汪 今天天氣如何？

老僕 似乎比昨天涼得多呢！

汪 那麼就在這兒吃罷！

(老僕下，汪進浴室。)

(不一回，老僕上)

老僕 老爺，老爺！

汪 (自浴室門帘後伸出頭來) 大清老早，有什麼事？

老僕 外面來了一位外國人和一位中國人，我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，他

們說是什麼「萬國迎賓館。」

汪(上) 外國迎賓館？好奇怪，我雖然一向以老上海自命，向來沒有聽見過

這樣一個名字。你問他要了名片沒有？

老僕 那我倒忘了，沒有問。

汪 快去問他們要來。

老僕 是是(下)

(不到兩分鐘，老僕偕那外國人和他的翻譯同上，口裏還不住的說「這兒辦得很」呢。)

翻譯 那一點也不要緊，況且時間確實是早了一些，匆匆忙忙的我們連名片都沒有帶。

(汪從浴室中上)

J.W. This must be the proprietor of the house. How do you do?

汪 How do you do? (轉向翻譯) 你們兩位有何事光降?

翻譯 (露忸怩狀) 大清老早我們便來打擾，請先生原諒，但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是不是?

汪 但是什麼 business 呢?

翻譯 就是敝館的……設備。

汪 (越發糊塗起來) 什麼設備呢?

翻譯 敝館在上海，開設已有七八年之久，有名的人物，由敝館「善後」者，不計其數，最近如阮玲玉女士，也是——

老僕

（正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的時候，老僕又持片偕客上。）

（嘴裏還囁哩咕嚕）是不是，吾和你說，裏面早就有客了。

潘 還來得及，不要緊，再遲一步，可要被他人捷足先登了。

汪 （熱視卡片，面露不豫色）潘先生是不是中國殯儀館的副經理？

潘 （很機警的目視翻譯）我們都是同業呀。

汪 （不懂）什麼你們都是同業？

翻譯 是呀，他是中國殯儀館，我們是萬國殯儀館，汪老闆，並不是兄弟誇

口，敝館有的是經驗和閱歷，以及種種的設備，可以說是集中西之大成，至於衣食棺槨，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貨品，實無二價，老少不欺。

潘 實際上敝館那樣比不上你們的呢！況且汪老闆也知道這幾年正

是國貨年頭，像汪老闆這樣人物，那裏會就了惡名去買外國貨呢？

潘譯

（面色通紅，想立起來辯護）

汪

（哈哈大笑對潘譯）不必動氣，還是坐下來講。聽了半天，我才明白，你們都是幾家殯儀館的代表，但是我家裏沒有喪事呀！不要說不但沒有死了人，連狗也沒有死一條。

潘譯

（都跳了起來）但是昨天夜裏八點半時候，你們這裏的確有一位

汪

汪太太替我們打電話，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，電話是不是六〇六？奇怪得很，門牌是絲毫不錯。電話也完全是對的，但是我們這裏向來是沒有女人的呀！

潘與潘譯面面相覷，潘譯便和……說了，……面露傻瓜狀，說：

|桂 |汪

“Confound it. Let's go. Don't waste our time here” J. W. 下。
潘與譚譯連聲說對不住，汪先生和他們同下。一會兒，汪又同了二位烟容滿面、衣衫破舊的黃器店老闆上。）

胡說！誰叫你們來的。桂珍？

大少爺，昨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，忽然從大少爺公館裏來了一個電話說，大少爺有一位剛從湖州來的親戚得了霍亂吐瀉，不到三個鐘頭，便嗚呼了，電話裏並且再三叮囑，說：「爲天熱，明天上午就要大殮，下午出殯。所以和尚、道士、土夫等，一切都要叫齊，千萬不可誤事。大少爺你也知道，我桂珍雖然吃上了幾口烟，向來是不敢誤事，尤其是大少爺府上的事。」